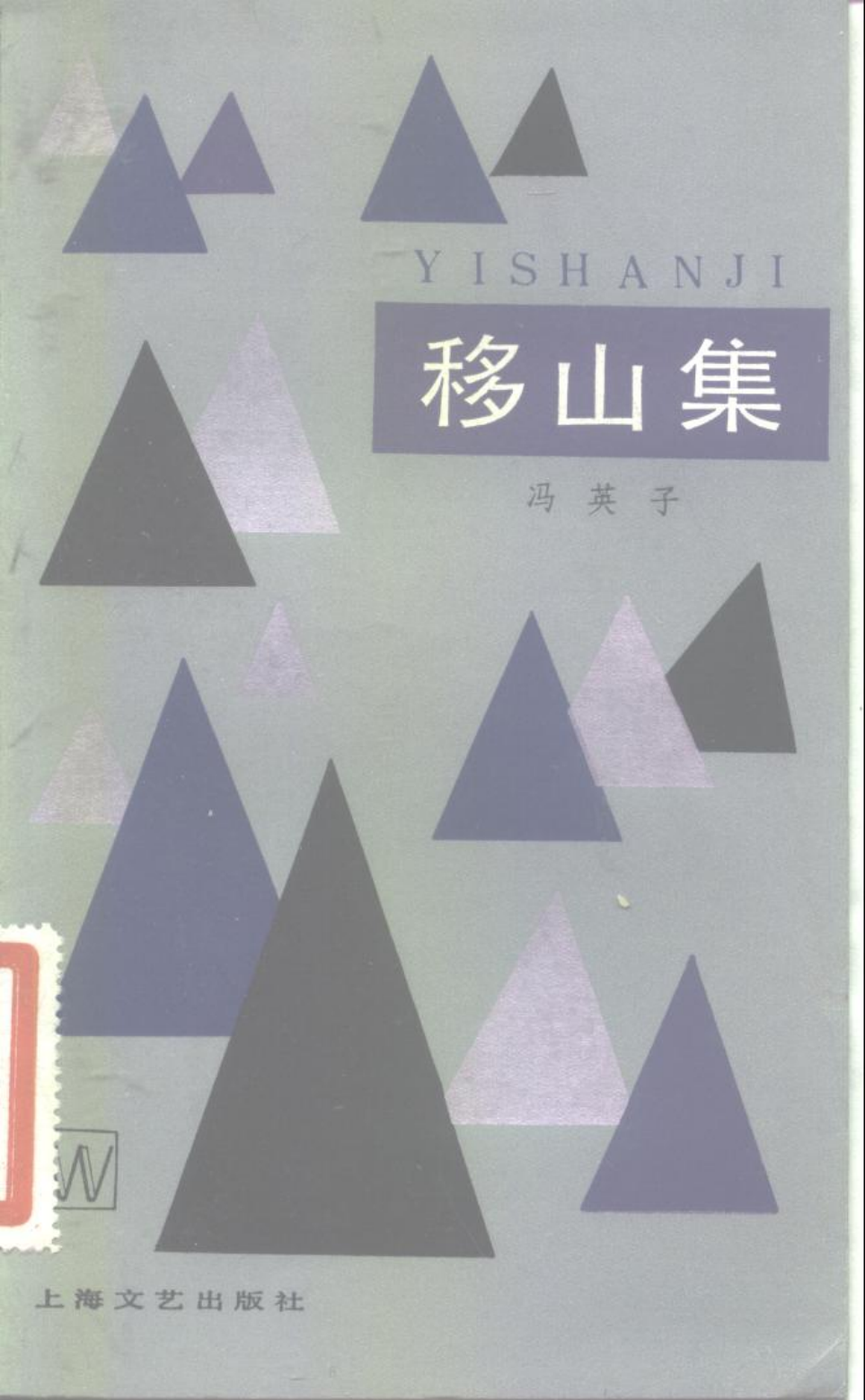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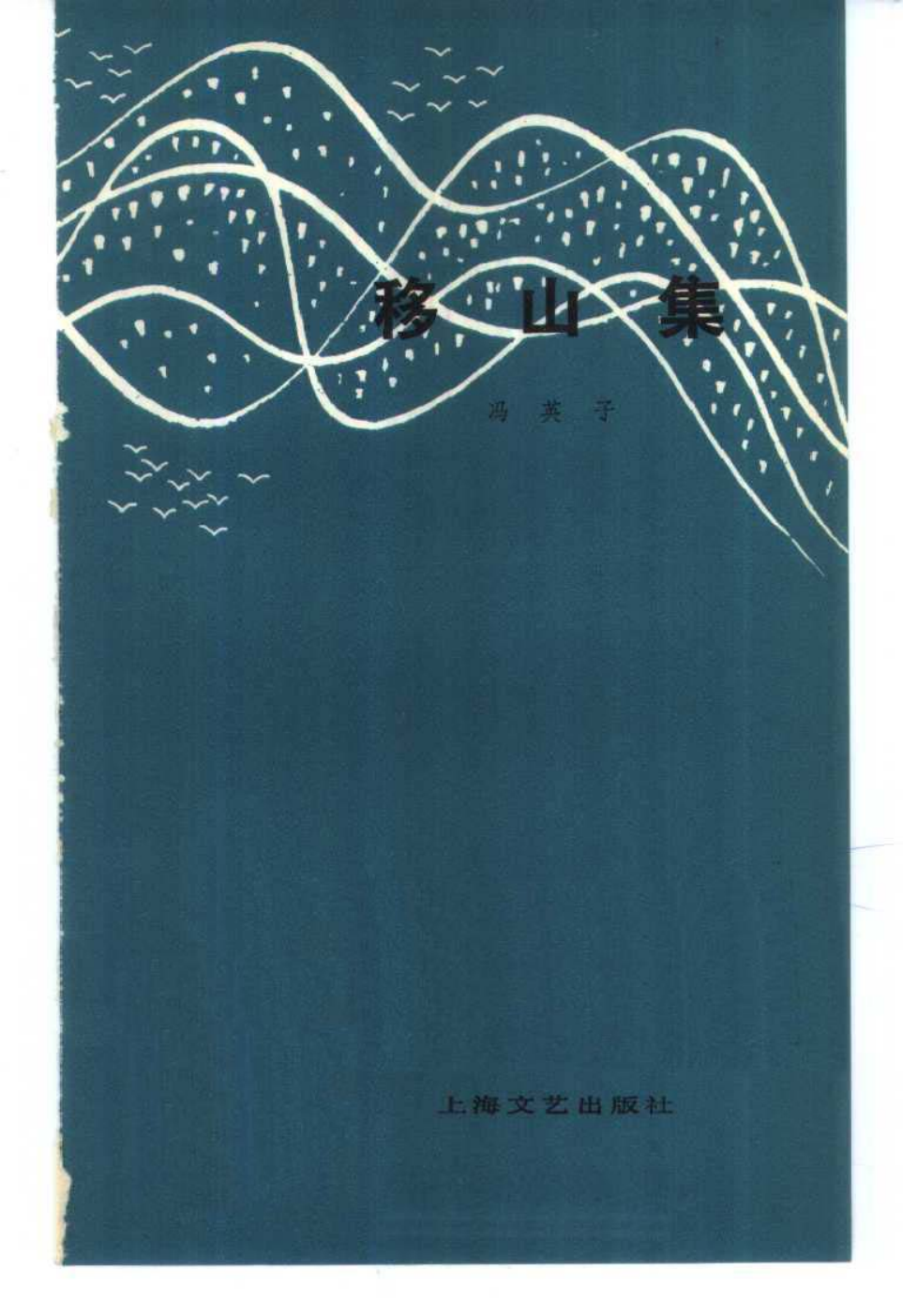
Y I S H A N J I

移山集

冯英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移山集

冯英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九霄

装 帧：麦荣邦

木 刻：侯鹤松

移 山 集

冯 英 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 海 绍 兴 路 7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960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123,000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册

书号：10078·3486 定价：0.96 元



前 言

这本书里所收集的几十篇文章，是从“四人帮”粉碎以后写的杂文中选出来的。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写的文章，大抵属于短命文章，当场要，当场写，写后即登报，登过就拉倒。因为时间性强，文章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尽管许多年来，关于南腔北调的文章，我写了不少，但大都没有保留价值，所以从不去保留它。

至于杂文，解放以后几乎是不敢去碰它的，因为鲁迅说过“杂文与时弊俱灭”，难道解放后还有什么“时弊”吗？经过了“左”倾错误长时期的折腾，经过了那场十年动乱，人们痛定思痛，

才真正发现我们这个从旧社会蜕变过来的社会，还在受着旧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影响；而且“时弊”也不曾随着旧社会同时灭亡，在某些地方，看来还很有一点市场。特别是十年动乱的流风余韵，积重难返，在抚摸着伤口的时候，想到撞钟伐鼓的重要，于是我开始学写杂文了。

我不是什么战士，决没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猛志”，我写杂文，也不过想提醒一下：尽管日月经天，无所不照，但太阳的自身既有黑子，地球上因地物、地貌的影响，也有太阳照不到的死角，人们在莺歌燕舞之时，也不要忘掉那些洼洼坑坑。几年来，竟然也写了十几万字，倒也很出自己的意外。

由于这些杂文发表的地方太散，不少朋友建议我结集出版，“以窥全豹”。当然，文章的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它却记录了时代的脚步，看到我们在前进道路上的许多侧面，因此我把它结集起来了。我写的文章一般不留底稿，而登出来的文章，或者由于篇幅的关系，或者由于不必说明的原因，有的为编辑删去其中的一句、两句以至一段、几段。因为不保留底稿，我又无法

加以改回，所以一律按报纸、杂志发表的为准，除了个别的错字之外，我都未改动，先后次序，也以发表的时间为准。

我把这个集子定名为《移山集》，是有一点原因的。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我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内容讲什么，任何人一看都非常清楚。但在两个月后，有位振千同志写了一篇《也要移一移》的文章，对我大张挞伐，而且还送了我一顶“旧文人”的“残余”的帽子，断定我希望“过几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辱骂和污蔑当然不是战斗，我并不曾作什么回敬。可惜我的沉默并不能阻止别人的发言，振千同志那篇大作发表之后，史文熊同志在《民主与法制》上发表了《严肃的批评与“联想式”的批评》；骆微同志在《文汇报月刊》上发表了《谈联想》；余焕春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诚意的批评与联想的批评》，他们都对振千同志那种联想式的批评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一九八二年《新华文摘》第二期，还全收了上面五篇文章，为这场“移山”公案立此存照。现在我将这五篇文章收进这个集子，并命名为“移山集”，目的也无非希望记住，一切前

进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并以此就正于读者之前。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于上海



作者像



前言.....	1
要一点移山精神.....	1
附：也要移一移.....	4
严肃的批评与“联想式”的批评.....	7
谈联想.....	9
诚意的批评与联想的批评.....	11
杂家何在.....	14
磨光和冲淡.....	18
漫谈直笔.....	22
为廉颇喝彩.....	26
从林道静的“慧”想起.....	30
执法与护法.....	33

我们在新的起点上·····	40
真·····	49
正身一法·····	53
说朋友之道·····	57
调门小论·····	61
送“四大”·····	64
从《长城谣》想起·····	68
贾谊料敌·····	72
论“不能靠着老子吃饭”·····	75
多向儿童们投一点“资”·····	78
投包公一票·····	82
严嵩的妹妹等等·····	86
我们，你们，咱们！·····	89
天下事和家事·····	92
自“慎独”始·····	97
法家和阴谋家·····	101
论“失期当斩”·····	106
额手称庆之余·····	112
说假·····	115
造神种种·····	118
我的“条件反射”·····	121
庙堂和天下·····	124

说诤·····	127
骨灰、级别和其他·····	131
跪下与坐下·····	135
人才学和人事学·····	138
从文明古国谈起·····	144
谈形象·····	149
有感于伽利略的平反·····	152
词和政论·····	155
两首江城子·····	158
批评四愿·····	161
心之官则思·····	166
拖不得·····	170
“搭配”的生发·····	173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176
人才絮语·····	179
程长庚跑龙套·····	184
一种战法·····	187
说“管”·····	193
让杜牧敲敲警钟·····	196
说残余·····	201
差役哪里去了? ·····	205
面子和脸·····	208

也谈忍让·····	211
注家·选家和摘家·····	215
书门遐思·····	221
无题·····	227
鱼目岂能混珠·····	23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234
拿来主义·····	238
物以类聚等等·····	241
打、砸、抢以外·····	245
《马前卒》前的独白·····	248
这也是开卷有益·····	259
论尾巴·····	263
半面妆和斜视眼·····	268
论“放手使用”·····	272

要一点移山精神

做小孩子的时候，我非常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愚公，另一个是樊梨花。愚公有移山之志，要挖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樊梨花呢？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就可以移山倒海，把一座山移过来或者搬开去了，比愚公还要痛快。当然，大概是出于对孙行者的好感吧，我也讨厌一翻手变了五行山的如来佛，他把齐天大圣压在山下五百年不得翻身。

稍长我才懂得，这些都是神话。

但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移山填海、也能移山填海的。我看见过不少公路、铁路，它们蜿蜒于万山丛中，盘旋于半空之上，车子一开窗，云块象棉絮般扑进来，这些建筑都是移山的业绩。

绍兴有个东湖，去过的人不少吧。湖边那座山，悬崖绝壁，有如鬼斧神工削成，使人叹为奇观。其实说穿了，这是采石工人长期劈山采石的成果。“斧劈华山”虽属神话，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不可能的，世界上有什么比人更能创造奇迹的吗？

问题倒是这些都是有形的山，还有一些无形的山，似乎比较难以对付。不久前在《收获》上看过一篇叫作《祸起萧墙》的小说。小说嘛，当然未必是真人真事，然而它却使人看到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无形的山，很有一点典型意义。在有些地方，一个地区是一个山，一个单位是一个山，万山环绕，群峰罗列，天听邈远，天路维艰，陷入山中之人，常常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好象陆逊陷入诸葛亮的八阵图中一样。记得三十年代有一首电影歌曲：“前头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是谁，障碍了我们的前路，障碍重重。”不想过了几十年，仍有此叹！

诚然，这也难怪，我们这块土地历来是出产诸侯的地方。“八百诸侯会孟津”就是《封神演义》所描写的盛事，何况实际上还不仅八百诸侯。因为作战有两个方面，姬发先生未必就得

到了百分之百的拥戴，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而一个人贵为诸侯，他这个山头的利益，他指挥这个山头的权，是人莫予问，别人不可以插嘴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那个“轂侯”，倘查历史，此君只是一个食禄七百户的小角色，距“万户侯”差得远矣。然而你看出土的文物，便能想到他生前的气派，岂“七百户”可以解释。所以，尽管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革掉了诸侯们的头头，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大小小山崖海角边的诸侯，依然阴魂不散，甚至还能借尸还魂，乔装改扮。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等，若隐若现，若无若有，上则唯我独尊，人莫予毒；下则人身依附，进退维谷，看来这些都还不曾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这是一种“封建残余”，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

四化的道路当然不是笔直笔直，但有形无形的山确也挡住了我们的进路。正如胡耀邦同志最近说的：“我们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艰难的路程。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一段要费很大气力的路——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象《祸起

萧墙》所描写的这种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它老是“盘”在那里阻碍我们前进。因此，要拿出一点移山的精神，把这些山头铲掉，四化建设的大军才能顺利通过。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解放日报》

附：

也要移一移

振 千

读了七月十二日《朝花》上冯英子同志写的《要一点移山精神》一文，置报沉思，觉得我们自己头脑中的某些东西，恐怕首先得移一移。

要有移山精神，首先对这“山”要有个基本正确的估计。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山”呢？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是崭新的事业，前进中会有困难和障碍乃是意料中事，不必大惊小怪；当然，由于一些失误和曲折，积累了不少问题，这也不必讳言。因此，面临困难和障

碍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唉声叹气。另一种看法是：大呼“一个地区是一个山，一个单位是一个山，万山环绕，群峰罗列，天听邈远，天路维艰”；感到“陷入山中之人，常常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好象陆逊陷入诸葛亮的八阵图中一样”。甚至把今天的“山”与三十年代的“山”混为一谈，认为过了几十年的今天，还是和三十年代的电影歌曲中所谓的“前头没有路，人类不相通”一般，因此要长叹，“找不到出路”，好象“陷入八阵图”。

对面临的“山”，我是持前一种观点的。而且，我不相信历史上的八阵图真的象小说中描写的那么神妙。照我看来，世上其实并没有什么“迷魂阵”，人们所以被迷，往往是自己的魂本来就有些不宁之故。所以在“山”中“找不到出路”，在很多情况下恐怕不是“山”路迷人而是人自迷。

认为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不是说两者就没有联系。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但我们总不能忘记历史上有过一九四九年。人们不是经常说从此我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么？这变化之大，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吧！？如果只看到历史的联系：“我们这块土地历来是出产诸侯的地方”，而看不到已发生的根本变化，对面临的“山”就必然会产生错觉。冯英子同志在文章中说：“尽管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革掉了诸侯们的头头，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小小山崖海角边的诸侯，依然阴魂不散，甚至还能借尸还